

香港 深度

## 中日混血儿的香港制造：咖啡树需要新家，才能走更远

香港赋予了她的前半生事业，她决定以“香港制造”回馈这个地方。她想把香港咖啡豆带到大阪世博，惟农场遭断水断路。



置身一万五千呎农场，金启文忙著采收果实制作咖啡豆。摄影：彭碧珊

特约撰稿人 彭碧珊 | 2022-01-09

港产 MIHK 咖啡 香港制造 农业 香港

大概没有多少香港人听过“恐龙坑”这个名字。位于香港北部，邻近深圳，靠近文锦渡和罗湖关口的地方，有一个咖啡农场，藏著异乡人的梦。

1990年，中日混血儿金启文 (Kin San) 刚刚大学毕业，便只身从日本大阪远赴香港，开展事业。过去32年，她曾到过上海、德国及摩洛哥等地工作及生活。见尽大都市繁华，人到中年，她毅然跑到香港的偏远乡郊，由零开始，以栽种本土咖啡为目标。

“前半生，香港成就了我，后半生，希望能培育出‘港产咖啡’，回馈这座城市。”她望著一颗颗像红宝石的咖啡果实，双眼发光，经过5年努力，农场200棵咖啡树近日开始结果。可惜，收成的喜悦，很快被断水断路的恶耗打消。

2019年起，她投资200万港元开设占地15000呎的咖啡园，未及一年，农场水源已被截断。去年10月，往来农场的主要通道突然加插了“私家路”标志，令她不能靠车辆进出。她多次跟业主交涉不果，心灰意冷，只想尽快撤出伤心地，为咖啡树另觅新家园。

“Hong Kong coffee need a help. (香港咖啡需要救助)”去年11月中，金启文于社交媒体Instagram帐户发出求救贴文，指尽管花了5年心血，“农场的咖啡树将会被地主及当地村民赶走，需要寻找新的农场”，并附上一张咖啡树挂满鲜红色咖啡果实照片。有网民表示伤感，有的则查询农场在哪里，信息获众多名网民转发。





农场遭断水一年多，金启文只能用水桶由家中运水到农场灌溉，部份咖啡树已干枯。摄影：彭碧珊

## 从香港土地种出来的产物，最有标志性

记者从上水出发，沿途经过沙尘滚滚的打鼓岭工地及废车场，花20分钟车程，到达恐龙坑。昔日翠绿的山脉，爬著多部挖泥机，因该区属发展区范围，工地处处，山坡露出黄泥沙石。下车后，步行20分钟的小路，甫进入农场，眼前的百多棵咖啡树种得井井有条，大部份长满油亮亮的叶子，挂上累累咖啡果实。然而，在冬日阳光猛烈下，几棵咖啡树开始缺水干枯。

“农场断水了，要把握时间抢救树苗，就像跟时间比赛一样。”金启文说。她先挖走20棵2呎至4呎不等的咖啡树苗回家移种，为减慢植物的水份挥发，特别要剪走它们的顶部嫩叶。距离租约期限还有6个月，她感到十分徬徨，但没有放弃种咖啡的决心，试从渔农自然护理署、相熟农夫及社交网站等不同方法求助，寻找合适的农地经营下去。

这位异乡女子，生于日本，自小学习普通话。读大学时，她渐渐意识到女性在日本职场发挥空间有限，故积极往外地求职。

22岁毕业那年，她获得一家香港区的日资企业聘用。拿著一纸聘书独自来港工作，感受到这里的开放自由空气，女性的事业发展空间也比日本大得多。

7年后的1997年，香港回归中国，许多外国朋友对前景失去信心，离港另觅地方发展，但她选择留下来。中间，她曾结交一位德国男友，两人在德国生活一段日子，二人相处数年后分开，她又重返香港的怀抱。

在香港多年，其中有10年时间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担任客户服务总监，在香港和上海两边走，见证了中国经济腾飞繁华一面。

“许多人喜欢储钱，但我觉得钱不是用来储，而是用来投资在有价值的事物。”2013年，金启文留意到工厦物业升值潜力，果断地花了300万元买下葵涌一个厂厦单位，5年后出售，赚了200万元。她视这笔200万元为“Easy money（轻易赚到的金钱）”，一直寻找有意义的投资出路。

“香港就像我的基地，无论我飞到上海、德国、摩洛哥工干或生活，只有香港给予我一份独特的归属感。不过，每次我到香港机场，总会发现跟东京、纽约等国际机场一样，到处也见Christian Dior、LV及CHANEL一类大型连锁名店或手表店，产品一式一样。如果我要挑选一份最能代表香港的产品，可以选什

么呢？”

数十年间，她见证著“香港制造”的品牌逐渐消失于市场，既然香港赋予她种种事业上的发挥可能，人到中年，希望用一种方式将“香港制造”延续下去，她认为，从香港的土地种出来的产物，就最有标志性。

那种什么？这个藏在她心里许久疑问，在一次外游间遇上了答案。





金启文在夏威夷旅游时，结识到当地一个咖啡园创办人 Uncle Casey，感受老人家对制作本土咖啡的专注和热诚，萌生种植港产咖啡豆的念头。摄影：彭碧珊

## 港产阿拉比卡

6年前，她到夏威夷旅游，遇上咖啡园主人Uncle Casey，这位八旬老人一手一脚经营咖啡园，打理1500棵咖啡树，让她惊叹不已，同时深受启发。她说：“每当我遇到种植困难，都会打电话给Uncle Casey请教，他不只教导我种植咖啡豆的知识，还鼓励我要敢于实现梦想。”

回顾自己上半生的营营役役，她向往下半生也能像Uncle Casey一样，以栽种咖啡豆为事业，加上香港市面可以喝到的咖啡几乎全都是进口产品，绝少有本地出产，这些都让金启文萌生开设港产咖啡园的念头。

她用Uncle Casey教导的栽种技巧，先在家中试用盆培植咖啡树幼苗。两年过后，首批30棵幼苗逐渐成长，需要更多空间种植，她便开始四出寻觅农地。

3年前，她经过地产中介认识到新界有农地出租，经代理介绍认识打鼓岭恐龙坑一块廖氏原居民的祖堂地可以出租，故将200多万元积蓄，投资该块农地开设咖啡园。

没有耕种经验，却大胆开设咖啡农场，她努力累积基本种植知识，辛勤落田工作。每天早上六点半便起床，八点半到农场打理植物，一天花至少两小时灌溉幼苗，直至日落才回家，晒得一身古铜色肌肤。

金启文走到一棵4呎高的咖啡树介绍说，该品种名为阿拉比卡（Arabica）咖啡豆，味道比较甜和柔顺。咖啡树一般要种3至5年，才可以有收成，而每年11月至2月，果子由绿色慢慢转为红色，代表逐渐成熟，可以采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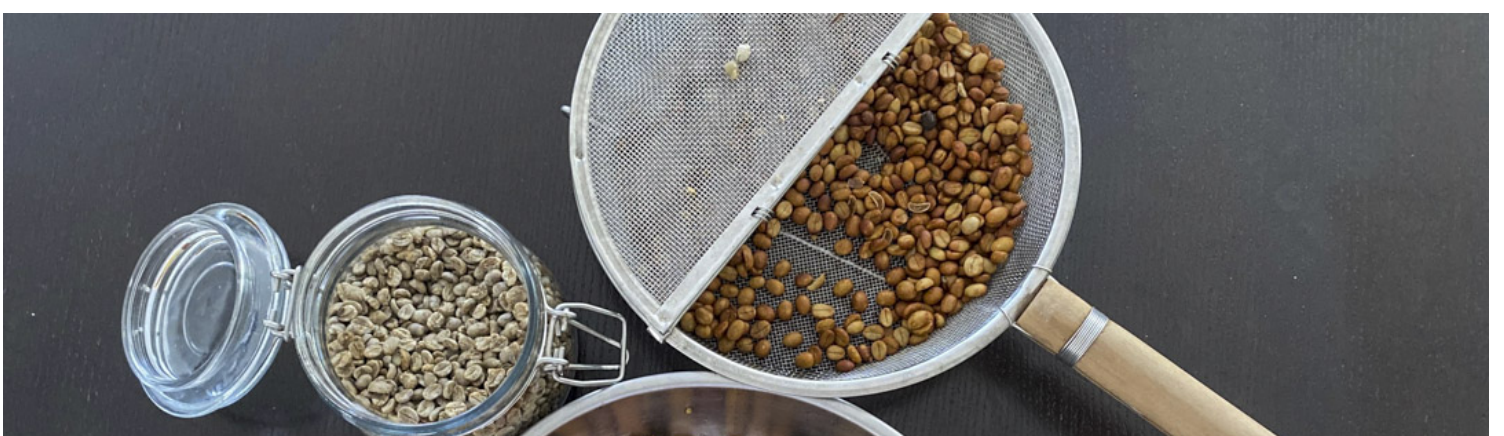


种了5年的咖啡树，去年底开始结果，在冬日阳光下挂了一串串咖啡果实。摄影：彭碧珊

采收后，她会使用半水洗法处理咖啡豆，先剥掉咖啡果实外皮，收集有两颗白色的“生豆”，生豆被一层黏膜包围，要拿去清洗干净，把未成熟的果实捞走，再把其余的收成浸在水中发酵约一天，溶除表面果胶后再冲洗，再放在太阳下曝晒再剥去剩余果肉，提取种子。

田里的泥土会直接影响咖啡豆的味道和品质，咖啡树喜欢肥沃且湿润的泥土，然而，当初租用这农地时，她挖出不少瓷砖碎片、建筑废料及黄沙泥，足足花了数月清走垃圾，再额外混和疏水的有机土壤，在每棵咖啡树周边，铺上防止野草生长的覆盖膜，才可以移种咖啡树幼苗。

有说香港地理位置并非处于高海拔地区，未必适合种咖啡豆。她表示，香港虽然并非高海拔地区，也不是热带城市，但地理位置近赤道，天气和暖，气候适合种植咖啡树，最重要的，是她眼见本地种植咖啡豆的农场非常少，而咖啡本属高消费品，故值得投资，“路是由人行出来，虽然未知种出来的咖啡豆质素如何，但也要尽力去培植咖啡树”。





金启文以半洗水法处理收成果实，先将咖啡果实剥皮，再浸水洗净，然后经过发酵和太阳生晒，变成生豆，将生豆存放在玻璃樽内，再作烘焙处理。摄影：彭碧珊

## 被断的水，被封的路

但是，她身旁的咖啡幼苗正在枯干。

无论在前半生事业多顺遂，只要落地下田当农夫，最后还是避不开每个香港农夫都正面对的问题——发展与逼迁。

她忆述说，2019年，透过地产公司介绍，得知恐龙坑有农地出租，联络人是一位杨姓村民。他表示可帮忙穿针引线，认识农地地主，商谈承租。“原本我想租10年，但他说租期太长，业主不会答应，及后改至3年租期，业主口头上答应租约完后可再续租，绝对没有问题。”

穿针引线的代价是金启文需先以220万元购下农地旁边属他持有的物业上盖及农场设备，而其中20万元的“尾数”，将作为他协助金启文3年后跟地主签好新租约时需支付的费用。二人于2019年5月签订合同，同意交易。

数月后，杨姓村民介绍她予农地两名业主，业主口头同意她可租用该地20年，以每年2万元租金计算，租用农地的开支预计为40万元。她心想，20年后，自己76岁，若能花20年经营咖啡园，已心满意足了。

她表示，制定该合约时，地主说她属外地人，认为杨比较可靠，故要求杨加入，与金启文一同承租农地，实际负责交租的仍是金启文。

惟租约签订后，她希望以新的农场名字登记作信誉农场，但遭到杨姓村民拒绝，变相要在对方的农场名义下种植咖啡。2020年末，即租约开始后一年多，农场的水源突然被截，她多次联络地主但没有回音，要靠储水池收集雨水灌溉植物。踏入秋冬，天气干旱，农场水源不足，她每天需要用胶桶从家里装水运送到农

去年10月初，车路往来缸瓦甫公路其住所及农田的主要道路，拦上“私家路”标志，令她不能再以车辆往返农田。农地租约至今年6月为止，在种种先兆下，续约几近无望。就水源被截及车路遭拦阻一事，记者曾致电其中一名业主，对方表示不知情，也“不认识那个日本人”。记者尝试致电另一位业主，但截稿前没有回复。



金启文的咖啡农场与通往缸瓦甫往市区的车路，去年10月初突然安插了“私家路”标志，金启文被迫放弃旧路，靠从家里走20分钟小路往返农场。摄影：彭碧珊

## 世博可以有香港咖啡豆吗？

“我只想专心种出港产咖啡豆，现在被地主赶走，200棵咖啡树快要渴死，我不能眼白白见著它们死去。”金启文无奈说，她正抓紧时间用人手运走咖啡树回居所。

前几天，她收到渔农自然护署通知，北区有可供出租农地，她打算前往考察环境，了解土壤及供水等状况，决定能否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。

坚持，是因为咖啡树是心血，也因为她有更远大目标：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。这是让她排除万难向前的最大动力。

她希望把香港土地孕育出来的咖啡豆，带到日本，参与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博览会，向世人推广“香港制造”，“在许多人眼中，香港只是金融中心，处处石屎森林，但我希望出品港产咖啡，将它带到国际舞台，让大家可以品尝到属于香港的味道。”